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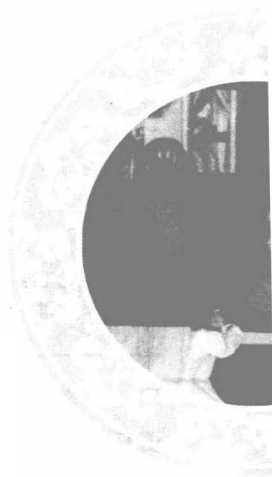
东周列国志

〔明〕冯梦龙
〔清〕蔡元放◎著
【第二卷】



〔明〕冯梦龙〔清〕蔡元放◎著〔第二卷〕

东周列国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东周列国志/ (明) 冯梦龙, (清) 蔡元放著.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9. 9 重印

ISBN 978-7-80626-003-6

I. 东… II. ①冯…②蔡… III. 章回小说—中国—明代 IV. 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73012 号

Dong Zhou Lie Guo Zhi

东周列国志 (二)

原 著: (明) 冯梦龙 (清) 蔡元放

责任编辑: 张雪霜

封面设计: 徐 超

出版发行: 吉林文史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印 刷: 北京市飞云印刷厂

版 次: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第 6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mm 32 开本

字 数: 807 千字

印 张: 5

书 号: ISBN 978-7-80626-003-6

定 价: 175.00 元 (全七册)

目 录

第十九回	擒傅瑕厉公复国 杀子颓惠王反正	155
第二十回	晋献公违卜立骊姬 楚成王平乱相子文	164
第二十一回	管夷吾智辨俞儿 齐桓公兵定孤竹	174
第二十二回	公子友两定鲁君 齐皇子独对委蛇	186
第二十三回	卫懿公好鹤亡国 齐桓公兴兵伐楚	195
第二十四回	盟召陵礼款楚大夫 会葵邱义戴周天子	207
第二十五回	智荀息假途灭虢 穷百里饲牛拜相	219
第二十六回	歌庾廖百里认妻 获陈宝穆公证梦	230

第二十七回	骊姬巧计杀申生 献公临终嘱荀息	239
第二十八回	里克两弑孤主 穆公一平晋乱	247
第二十九回	晋惠公大诛群臣 管夷吾病榻论相	255
第三十回	秦晋大战龙门山 穆姬登台要大赦	264
第三十一回	晋惠公怒杀庆郑 介子推割股啖君	273
第三十二回	晏蛾儿逾墙殉节 群公子大闹朝堂	281
第三十三回	宋公伐齐纳子昭 楚人伏兵劫盟主	291
第三十四回	宋襄公假仁失众 齐姜氏乘醉遣夫	301

第十九回

擒傅瑕厉公复国 杀子颓惠王反正

话说齐桓公归国，管仲奏曰：“东迁以来，莫强于郑。郑灭东虢而都之，前嵩后河，右洛左济，虎牢之险，闻于天下。故在昔庄公恃之，以伐宋兼许，抗拒王师，今又与楚为党。楚，僭国也，地大兵强，吞噬汉阳诸国，与周为敌。君若欲屏王室而霸诸侯，非攘楚不可，欲攘楚，必先得郑。”桓公曰：“吾知郑为中国之枢，久欲收之，恨无计耳。”宁戚进曰：“郑公子突为君二载，祭足逐之而立子忽，高渠弥弑忽而立子亶，我先君杀子亶，祭足又立子仪。祭足以臣逐君，子仪以弟篡兄，犯分逆伦，皆当声讨。今子突在栎，日谋袭郑，况祭足已死，郑国无人。主公命一将往栎，送突入郑，则突必怀主公之德，北面而朝齐矣。”桓公然之，遂命宾须无引兵车二百乘，屯于栎城二十里之外。宾须无预遣人致齐侯之意。郑厉公突先闻祭足死信，密差心腹到郑国打听消息，忽闻齐侯遣兵送己归国，心中大喜，出城远接，大排宴会。二人叙话间，郑国差人已转，回说：“祭仲已死，如今叔詹为上大夫。”宾须无曰：“叔詹何人？”郑伯突曰：“治国之良，非将才也。”差人又禀：“郑城有一奇事：南门之内，有一蛇长八尺，青头黄尾，门外又有一蛇，长丈余，红头绿尾，斗于门阙之中，三日三夜，不分胜负，国人观者如市，莫敢近之。后十七

日，内蛇被外蛇咬死，外蛇竟奔入城，至太庙之中，忽然不见。”须无欠身贺郑伯曰：“君位定矣。”郑伯突曰：“何以知之？”须无曰：“郑国外蛇即君也，长丈余，君居长也。内蛇子仪也，长八尺，弟也。十七日而内蛇被伤，外蛇入城者，君出亡以甲申之夏，今当辛丑之夏，恰十有七年矣。内蛇伤死，此子仪失位之兆，外蛇入于太庙，君主宗祀之征也。我主方申大义于天下，将纳君于正位，蛇斗适当其时，殆天意乎！”郑伯突曰：“诚如将军之言，没世不敢负德！”宾须无乃与郑伯定计，夜袭大陵。

傅瑕率兵出战，两下交锋，不虞宾须无绕出背后，先打破大陵，插了齐国旗号。傅瑕知力不敌，只得下车投降。郑伯突衔傅瑕十七年相拒之恨，咬牙切齿叱左右：“斩讫报来！”傅瑕大呼曰：“君不欲入郑耶，何为杀我？”郑伯突唤转问之。傅瑕曰：“君若赦臣一命，臣愿枭子仪之首。”郑伯突曰：“汝有何策，能杀子仪？不过以甘言哄寡人，欲脱身归郑耳。”瑕曰：“当今郑政皆叔詹所掌，臣与叔詹至厚，君能赦我，我潜入郑国，与詹谋之，子仪之首，必献于座下。”郑伯突大骂：“老贼奸诈，焉敢诳吾？吾今放汝入城，汝将与叔詹起兵拒我矣。”宾须无曰：“瑕之妻孥，见在大陵，可囚于栢城为质。”傅瑕叩头求哀：“如臣失信，诛臣妻子。”且指天日为誓，郑伯突乃纵之。傅瑕至郑，夜见叔詹。詹见瑕，大惊曰：“汝守大陵，何以至此？”瑕曰：“齐侯欲正郑位，命大将宾须无统领大军，送公子突归国，大陵已失，瑕连夜逃命至此。齐兵旦晚当至，事在危急，子能斩子仪之首，开城迎之，富贵可保，亦免生灵涂炭，转祸为福，在此一时，不然，悔无及矣！”詹闻言嘿然，良久曰：“吾向日原主迎立故君之议，为祭仲所阻，今祭仲物故，是天助故君。违天必有

咎，但不知计将安出？”瑕曰：“可通信栢城，令速进兵。子出城，伪为拒敌，子仪必临城观战，吾覷便图之。子引故君入城，大事定矣。”叔詹从其谋，密使人致书于突，傅瑕然后参见子仪，诉以齐兵助突，大陵失陷之事。子仪大惊曰：“孤当以重赂求救于楚，待楚兵到日，内外夹攻，齐兵可退。”叔詹故缓其事。过二日，尚未发使往，谍报：“栢军已至城下。”叔詹曰：“臣当引兵出战，君同傅瑕登城固守。”子仪信以为然。

却说郑伯突引兵先到，叔詹略战数合，宾须无引齐兵大进，叔詹回车便走，傅瑕从城上大叫曰：“郑师败矣！”子仪素无胆勇，便欲下城，瑕从后刺之，子仪死于城上。叔詹叫开城门，郑伯同宾须无一同入城。傅瑕先往清宫，遇子仪二子，俱杀之，迎突复位。国人素附厉公，欢声震地。厉公厚贿宾须无，约以冬十月亲至齐庭乞盟，须无辞归。厉公复位数日，人心大定，乃谓傅瑕曰：“汝守大陵，十有七年，力拒寡人，可谓忠于旧君矣。今贪生畏死，复为寡人而弑旧君，汝心不可测也，寡人当为子仪报仇！”喝令力士押出，斩于市曹，其妻孥姑赦弗诛。髯翁有诗叹云：

郑突奸雄世所无，借人成事又行诛。

傅瑕不爱须臾活，赢得忠名万古呼。

原繁当先赞立子仪，恐其得罪，称疾告老，厉公使人责之，乃自缢而死。厉公复治逐君之罪，杀公子闾。强鉏避于叔詹之家，叔詹为之求生，乃免死，刖其足。公父定叔出奔卫国，后三年，厉公召而复之，曰：“不可使共叔无后也！”祭足已死勿论。叔詹仍为正卿，堵叔、师叔并为大夫，郑人谓之“三良”。

再说齐桓公知郑伯突已复国，卫、曹二国，去冬亦曾请盟，

欲大合诸侯，刑牲定约。管仲曰：“君新举霸事，必以简便为政。”桓公曰：“简便如何？”管仲曰：“陈、蔡、邾自北杏之后，事齐不贰，曹伯虽未会，已同伐宋之举，此四国，不必再烦奔走。惟宋、卫未尝与会，且当一见。俟诸国齐心，方举盟约可也。”言未毕，忽传报：“周王再遣单蔑报宋之聘，已至卫国。”管仲曰：“宋可成矣。卫居道路之中，君当亲至卫地为会，以亲诸侯。”桓公乃约宋、卫、郑三国，会于鄆地，连单子、齐侯，共是五位，不用歃血，揖让而散，诸侯大悦。齐侯知人心悦从，乃大合宋、鲁、陈、卫、郑、许诸国于幽地，歃血为盟，始定盟主之号。此周釐王三年之冬也。

却说楚文王熊贲，自得息妫立为夫人，宠幸无比。三年之内，生下二子，长曰熊贲，次曰熊恽。息妫虽在楚宫三载，从不与楚王说话，楚王怪之。一日，问其不言之故，息妫垂泪不答。楚王固请言之，对曰：“吾一妇人而事二夫，纵不能守节而死，又何面目向人言语乎？”言讫泪下不止。胡曾先生有诗云：

息亡身入楚王家，回看春风一面花。

感旧不言常掩泪，只应翻恨有容华。

楚王曰：“此皆蔡献舞之故，孤当为夫人报此仇也，夫人勿忧。”乃兴兵伐蔡，入其郛。蔡侯献舞肉袒伏罪，尽出其库藏宝玉以赂楚，楚师方退。适郑伯突遣使告复国于楚，楚王曰：“突复位二年，乃始告孤，慢孤甚矣。”复兴兵伐郑，郑谢罪请成，楚王许之。周釐王四年，郑伯突畏楚，不敢朝齐，齐桓公使人让之。郑伯使上卿叔詹如齐，谓桓公曰：“敝邑困于楚兵，早夜城守，未获息肩，是以未修岁事。君若能以威加楚，寡君敢不朝夕立于齐庭乎？”桓公恶其不逊，囚詹于军府。詹视隙逃回郑国，自是郑

背齐事楚，不在话下。

再说周釐王在位五年崩。子闾立，是为惠王。惠王之二年，楚文王熊赧淫暴无政，喜于用兵。先年，曾与巴君同伐申国，而惊扰巴师。巴君怒，遂袭那处，克之，守将阎敖游涌水而遁，楚王杀阎敖，阎氏之族怨王。至是，约巴人伐楚，愿为内应。巴兵伐楚。楚王亲将迎之，大战于津。不提防阎族数百人，假作楚军，混入阵中，竟来跟寻楚王。楚军大乱，巴兵乘之，遂大败楚，楚王面颊中箭而奔。巴君不敢追逐，收兵回国，阎氏之族从之，遂为巴人。楚王回至方城，夜叩城门，鬻拳在门内问曰：“君得胜乎？”楚王曰：“败矣！”鬻拳曰：“自先王以来，楚兵战无不胜。巴，小国也，王自将而见败，宁不为人笑乎？今黄不朝楚，若伐黄而胜，犹可自解。”遂闭门不纳。楚王愤然谓军士曰：“此行再不胜，寡人不归矣！”乃移兵伐黄。王亲鼓，士卒死战，败黄师于蹇陵。是夜，宿于营中，梦息侯怒气勃勃而前曰：“孤何罪而见杀？又占吾疆土，淫吾妻室，吾已请于上帝矣。”乃以手批楚王之颊，楚王大叫一声，醒来箭疮迸裂，血流不止，急传令回军，至于湫地，夜半而薨。鬻拳迎丧归葬，长子熊赧嗣立。鬻拳曰：“吾犯王二次，纵王不加诛，吾敢偷生乎？吾将从王于地下！”乃谓家人曰：“我死，必葬我于纥皇，使子孙知我守门也。”遂自刭而死。熊赧怜之，使其子孙，世为大閼。先儒左氏称鬻拳为爱君，史官有诗驳之，曰：

谏主如何敢用兵？闭门不纳亦堪惊。

若将此事称忠爱，乱贼纷纷尽借名。

郑厉公闻楚文王凶信，大喜曰：“吾无忧矣。”叔詹进曰：“臣闻‘依人者危，臣人者辱。’今立国于齐、楚之间，不辱即

危，非长计也。先君桓、武及庄，三世为王朝卿士，是以冠冕列国，征服诸侯。今新王嗣统，闻虢、晋二国朝王，王为之飨醴命宥，又赐玉五珏，马三匹。君不若朝贡于周，若赖王之宠，以修先世卿士之业，虽有大国，不足畏也。”厉公曰：“善。”乃遣大夫师叔如周请朝。师叔回报：“周室大乱。”厉公问：“乱形如何？”对曰：“昔周庄王嬖妾姚姬，谓之王姚，生子颓，庄王爱之，使大夫芳国为之师傅。子颓性好牛，尝养牛数百，亲自喂养，饲以五谷，被以文绣，谓之‘文兽’。凡有出入，仆从皆乘牛而行，践踏无忌。又阴结大夫芳国、边伯、子禽、祝跪、詹父，往来甚密，釐王之世，未尝禁止。今新王即位，子颓恃在叔行，骄横益甚，新王恶之，乃裁抑其党，夺子禽、祝跪、詹父之田。新王又因筑苑囿于宫侧，芳国有圃，边伯有室，皆近王宫，王俱取之，以广其囿。又膳夫石速进膳不精，王怒，革其禄，石速亦憾王。故五大夫同石速作乱，奉子颓为君以攻王，赖周公忌父同召伯廖等死力拒敌，众人不能取胜，乃出奔于苏。先周武王时，苏忿生为王司寇有功，谓之苏公，授以南阳之田为采地。忿生死，其子孙为狄所制，乃叛王而事狄，又不缴还采地于周。桓王八年，乃以苏子之田，畀我先君庄公，易我近周之田，于是苏子与周嫌隙益深。卫侯朔恶周之立黔牟，亦有夙怨，苏子因奉子颓奔卫，同卫侯帅师伐王城。周公忌父战败，同召伯廖等奉王出奔于鄢。五大夫等尊子颓为王，人心不服，君若兴兵纳王，此万世之功也。”厉公曰：“善。虽然，子颓懦弱，所恃者卫、燕之众耳，五大夫无能为也。寡人再使人以理谕之，若悔祸反正，免动干戈，岂不美哉？”一面使人如鄢迎王，暂幸栢邑，因厉公向居栢十七年，宫室齐整故也，一面使人致书于王

子颓。书曰：

突闻以臣犯君，谓之不忠；以弟奸兄，谓之不顺。不忠不顺，天殃及之。王子误听奸臣之计，放逐其君，若能悔祸之延，奉迎天子，束身归罪，不失富贵。不然，退处一隅，比于藩服，犹可谢天下之口。惟王子速图之！

子颓得书，犹豫未决。五大夫曰：“骑虎者势不能复下，岂有尊居万乘，而复退居臣位者？此郑伯欺人之语，不可听之。”颓遂逐出郑使。郑厉公乃朝王于栢，遂奉王袭入成周，取传国宝器，复还栢城。时惠王三年也。

是冬，郑厉公遣人约会西虢公，同起义兵纳王。虢公许之。惠王四年之春，郑、虢二君，会兵于弭。夏四月，同伐王城。郑厉公亲率兵攻南门，虢公率兵攻北门，芳国忙叩宫门，来见子颓。子颓因饲牛未毕，不即相见。芳国曰：“事急矣！”乃假传子颓之命，使边伯、子禽、祝跪、詹父登陴守御。周人不顺子颓，闻王至，欢声如雷，争开城门迎接。芳国方草国书，谋遣人往卫求救。书未写就，闻钟鼓之声，人报：“旧王已入城坐朝矣！”芳国自刎而死，祝跪、子禽死于乱军之中，边伯、詹父被周人绑缚献功。子颓出奔西门，使石速押文牛为前队，牛体肥行迟，悉为追兵所获，与边伯、詹父一同斩首。髡翁有诗叹子颓之愚云：

挟宠横行意未休，私交乘衅起奸谋。

一年南面成何事？只合关门去饲牛。

又一诗说齐桓公既称盟主，合倡义纳王，不应让之郑、虢也。诗云：

天子蒙尘九庙羞，纷纷郑虢效忠谋。

如何仲父无遗策，却让当时第一筹？

惠王复位，赏郑虎牢以东之地，及后之鞶鉴。赏西虢公以酒泉之邑，及酒爵数器，二君谢恩而归。郑厉公于路得疾，归国而薨，群臣奉世子捷即位，是为文公。

周惠王五年，陈宣公疑公子御寇谋叛，杀之。公子完，字敬仲，乃厉公之子，与御寇相善，惧诛奔齐，齐桓公拜为工正。一日，桓公就敬仲家饮酒甚乐，天色已晚，索烛尽欢。敬仲辞曰：“臣止卜昼，未卜夜，不敢继以烛也。”桓公曰：“敬仲有礼哉！”赞叹而去。桓公以敬仲为贤，使食采于田，是为田氏之祖。

是年，鲁庄公为图婚之事，会齐大夫高傒于防地。却说鲁夫人文姜，自齐襄公变后，日夜哀痛想忆，遂得嗽疾，内侍进莒医察脉。文姜久旷之后，欲心难制，遂留莒医饮食，与之私通。后莒医回国，文姜托言就医，两次如莒，馆于莒医之家。莒医复荐人以自代，文姜老而愈淫，然终以不及襄公为恨。周惠王四年秋七月，文姜病愈剧，遂薨于鲁之别寝。临终谓庄公曰：“齐女今长成十八岁矣。汝当速娶，以正六宫之位。万勿拘终丧之制，使我九泉之下，悬念不了。”又曰：“齐方图伯，汝谨事之，勿替世好。”言訖而逝。庄公丧葬如常礼，遵依遗命，其年便欲议婚。大夫曹刿曰：“大丧在殡，未可骤也。请俟三年丧毕行之。”庄公曰：“吾母命我矣。乘凶则骤，终丧则迟，酌其中可也。”遂以期年之后，与高傒申订前约，请自如齐，行纳币之礼。齐桓公亦以鲁丧未终，请缓其期。直至惠王七年，其议始定，以秋为吉。时庄公在位二十四年，年已三十有七岁矣，意欲取悦齐女，凡事极其奢侈。又念父桓公薨于齐国，今复娶齐女，心终不安，乃重建桓宫，丹其楹，刻其桷，欲以媚亡者之灵。大夫御孙切谏，不听。是夏，庄公如齐亲迎，至秋八月，姜氏至鲁，立为夫人，是

为哀姜。大夫宗妇，行见小君之礼，一概用币。御孙私叹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鸟，以章物采，女贄不过榛栗枣修，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贄，是无别也。男女之别，国之大节，而由夫人乱之，其不终乎？”自姜氏归鲁后，齐、鲁之好愈固矣。齐桓公复同鲁庄公合兵伐徐、伐戎，徐、戎俱臣服于齐。郑文公见齐势愈大，恐其侵伐，遂遣使请盟。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晋献公违卜立骊姬 楚成王平乱相子文

周惠王十年，徐、戎俱已臣服于齐。郑文公见齐势愈大，恐其侵伐，遣使请盟。乃复会宋、鲁、陈、郑四国之君，同盟于幽，天下莫不归心于齐。齐桓公归国，大设宴以劳群臣。酒至半酣，鲍叔牙执卮至桓公之前，满斟为寿。桓公曰：“乐哉，今日之饮！”鲍叔牙曰：“臣闻‘明主贤臣，虽乐不忘其忧。’臣愿君毋忘出奔，管仲毋忘槛囚，宁戚毋忘饭牛车下之日。”桓公遽起离席再拜曰：“寡人与诸大夫，皆能毋忘，此齐国社稷无穷之福也！”是日极欢而散。

忽一日，报：“周王遣召伯廖来到。”桓公迎接入馆。召伯廖宣惠王之命，赐齐侯为方伯，修太公之职，得专征伐。因言：“卫朔援立子颓，助逆犯顺，朕怀之十年，迄今天讨未彰，烦伯舅为朕图之。”惠王十一年，齐桓公亲率车徒伐卫。时卫惠公朔先薨，子赤立，已三年矣，是为懿公。懿公不问来由，率兵接战，大败而归，桓公乃直抵城下，宣扬王命，数其罪状。懿公曰：“然则先君之过，与寡人无与也。”乃使其长子开方，辇金帛五车，纳于齐军，求其讲和免罪。桓公曰：“先王之制，罪不及子孙，苟遵王命，寡人何多求于卫耶？”公子开方见齐国强盛，愿仕于齐。齐侯曰：“子乃卫侯长子，论次序当为国储，奈何舍

南面之尊，而北面于寡人乎？”开方对曰：“明公乃天下之贤侯，倘得执鞭侍左右，荣幸已甚，岂不胜于为君？”桓公以开方为爱己，拜为大夫，宠之与竖貂、易牙等，齐人谓之“三贵”。开方复言卫侯少女之美，卫惠公先曾以女媵齐，此其妹也。桓公遣使纳币，求之为妾。卫懿公不敢辞却，即送卫姬至齐，齐侯纳之。因以长卫姬、少卫姬别之，姊妹俱有宠。髡翁有诗云：

卫侯罪案重如山，奉命如何取赂还？

漫说尊王申大义，到来功利在心间。

话分两头。却说晋国姬姓，侯爵。自周成王时，剪桐叶为珪，封其弟叔虞于此。传九世至穆侯。穆侯生二子，长曰仇，次曰成师。穆侯薨，子仇立，是为文侯。文侯薨，子昭侯立，畏其叔父桓叔之强，乃割曲沃以封之，谓之曲沃伯，改晋号曰翼，谓之二晋。昭侯立七年，大夫潘父弑之，而纳曲沃伯。翼人不受，杀潘父而立昭侯之弟平，是为孝侯。孝侯之八年，桓叔薨，子鲜立，是为曲沃庄伯。孝侯立十五年，庄伯伐翼，孝侯逆战大败，为庄伯所杀。翼人立其弟郤，是为鄂侯。鄂侯立二年，率兵伐曲沃，战败，出奔随国。子光嗣位，是为哀侯。哀侯之二年，庄伯薨，子称代立，是为曲沃武公。哀侯九年，武公率其将韩万、梁宏伐翼，哀侯逆战被杀。周桓王命卿士虢公林父立其弟缙，是为小子侯。小子侯立四年，武公复诱而杀之，遂并其国，定都于绛，仍号曰晋。悉取晋库藏宝器，辇入于周，献于釐王。釐王贪其赂，遂命称代以一军为晋侯。称代凡立三十九年，薨，子佹诸立，是为晋献公。献公忌桓、庄之族，虑其为患，大夫士芳献计散其党，因诱而尽杀之，献公嘉其功，命为大司空。因使大城绛邑，规模极其壮丽，比于大国之都。先献公为世子时，娶贾姬为

妃，久而无子。又娶犬戎主之侄女曰狐姬，生子曰重耳，小戎允姓之女，生子曰夷吾。当武公晚年，求妾于齐，齐桓公以宗女归之，是为齐姜。时武公已老，不能御女，齐姜年少而美，献公悦而烝之，与生一子，私寄养于申氏，因名申生。献公即位之年，贾姬已薨，遂立齐姜为夫人。时重耳已二十一岁矣，夷吾年亦长于申生。因申生是夫人之子，论嫡庶不论长幼，乃立申生为世子。以大夫杜原款为太傅，大夫里克为少傅，相与辅导世子。齐姜又生一女而卒。献公复纳贾姬之娣曰贾君，亦无子，因以齐姜所生之女，使贾君育之。

献公十五年，兴兵伐骊戎。骊戎乃请和，纳其二女于献公，长曰骊姬，次曰少姬。那骊姬生得貌比息妫，妖同妲己，智计千条，诡诈百出，在献公前，小忠小信，贡媚取怜。又时常参与政事，十言九中，所以献公宠爱无二，一饮一食，必与之俱。逾年，骊姬生一子，名曰奚齐；又逾年，少姬亦生一子，名曰卓子。献公既心惑骊姬，又喜其有子，遂忘齐姜一段恩情，欲立骊姬为夫人。使太卜郭偃以龟卜之，郭偃献兆，其繇曰：

“专之渝，攘公之瑜。一薰一莸，十年尚有臭。”

献公曰：“何谓也？”郭偃曰：“渝者，变也。意所专尚，心亦变乱，故曰‘专之渝’。攘，夺也。瑜，美也。心变则美恶倒置，故曰‘攘公之瑜’。草之香者曰薰，臭者曰莸。香不胜臭，秽气久而未消，故曰‘十年尚有臭’也。”献公一心溺爱骊姬，不信其言，更命史苏筮之。得《观卦》之六二，爻词曰：闚观利女贞。”献公曰：“居内观外，女子之正。吉孰大焉？”卜偃曰：“开辟以来，先有象，后有数。龟，象也。筮，尊也。从筮不如从龟。”史苏曰：“礼无二嫡，诸侯不再娶，所谓观也。继称夫人，